

李開先傳略

卜键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李开先传略

卜键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李开先传略

中国戏剧出版社

(北京海淀区大钟寺甲8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

字数130,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7插页2

1989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9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870 册

ISBN7-104-00151-4/K·15 定价 2.65 元

序

祝肇年

这部书字数不多，但成之不易。

据我所知，这是卜键同志根据1985年写的硕士学位毕业论文——《李开先及其〈宝剑记〉的再认识》扩展、改写而成。原文近四万字曾于1986年初发表，后又屡经增改，惨淡经营，投注了作者的大量心血。无疑，这是一部用严肃的治学态度写成的有价值的学术著作。

治学之道，最忌求成心切，华而不实，所谓“暴长之物，其亡忽焉”。卜键同志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在攻读硕士学位时的那种刻苦求学的治学精神，说来令人感动。穷学生，吃的很差，脸黄黄的，整天埋头在图书馆里，沉浸在大量典籍之中，“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学院的领导提醒我：你不要太苛求他们了，要注意他们的身体！我只好对他们说：加强体育锻炼，注意劳逸结合哟！其实我明知卜键摄入的热量是不够的，那又怎么办呢？在我们的现实中，治学就是如此的严酷，只有经得住苦寒的植物寿命才是长久的，这部书就是苦寒中的产物，作者肩负着生活重压，从大量原始资料中，爬罗剔抉，精

研成书。

泥古盲从是治学的另一禁忌，尽信书不如无书，卜键同志深明此理。他于1984年夏，乘暑假之机亲往山东章丘，实地踏访李开先故居。先后到了李开先祖居之绿原村（今名鹅庄），他在一所破败的库房里发现了李开先及其妻张氏、续妻王氏的墓志铭刻石，又在村南“李氏祖茔”拍照李开先墓碑及其为乃父李淳亲撰的神道碑铭和救命碑拓片。在章丘老城的李氏故居旧址及城南数里的大李家庄（即开先集中常提到的“李氏南园”），访问了李氏后裔，几经转折，终于发现了《李氏族谱》（全一函）。这一珍贵典籍的发现对李开先的研究具有突破意义，澄清了若干重要的历史疑难。他骑着一辆借来的旧车，在章丘县博物馆长于承思同志的陪同下，冒着酷暑，奔波于崎岖之境，踏迹寻踪，口询笔录，为李开先研究奠定了比较坚实的资料基础。可见，这部书是作者依据大量典籍结合实际考察，刮垢磨光始写成的。看来简短，实则厚积薄发。它不是什么神来之笔，也不是倚马万言，而是在蚕丛小路上磕磕绊绊、备历艰辛取得的成果。我深望卜键同志沿着这条艰辛的治学之路走下去，这是“傻子”的路，不如乖巧省力。但，昙花速开，未必就是吉兆，今天字字闪光，明天即成废纸，历史昭示给人们的教训实在太多了。

《宝剑记》是值得大力研究的。它在明代戏剧中虽非第一流的佳作，但却是明代前期戏剧从低潮走向复苏的第一部作品。它以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强烈的现实性、政治性，

跳脱出才子佳人的传奇旧套，它用比较生动的语言进行了人物性格的刻画，显示出艺术的活力，冲破了长期僵化的陈旧模式。尤其是它创造出一个与《水浒》小说迥然不同的林冲形象。这个林冲的反抗性也许不如小说中那么强烈，但这不是评价艺术优劣的唯一准则。李开先创造的林冲，其涵盖的社会内容及其展示的生活哲理，是小说所不能替代的。《夜奔》（按昆曲标目）是全剧的一颗明珠，作者以激荡的感情怒潮冲决了清醒的意识堤岸，发出再造天地的呐喊，为人们留下一个至今仍活在舞台上的震荡人心的悲剧形象。林冲的悲剧在于他幻想由一个豢养豺狼的朝廷来消灭豺狼，只要看一下林冲叛逃时那种万般凄苦的心理过程，就会体察到《夜奔》包容的深邃的悲剧意蕴。仅此一点，就决定《宝剑记》必然成为传世之作。它在古典文学和戏剧史中的地位是由其自身价值确定了的。过去学术界对李开先及其《宝剑记》的研究相当薄弱，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卜键同志进行的全面探索，对填补文学史和戏剧史的这一空白，有重要意义。当然他的评价还不无可资商榷之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不足怪，但他的许多独到的见解颇能启人深思，不袭陈言的创新精神也十分可贵，这是治学应有的优良品格。

近来，卜键同志正在致力于《金瓶梅》的研究，这也是由研究李开先引起的，连类而及，近年来写出了不少关于《金》书的文章并出版了专著。风华正茂之年，预期并预祝他在学术上有更多的贡献。当这部著作即将出版之际，

他要我写一篇序言,我想:三载寒窗,朝夕相共,良非易易,
雪泥鸿爪,应该留个纪念,故聊赘数语如上。

一九八八年春写于燕京飞花簇翠之居

目 录

序.....	祝肇年(1)
第一章 家世溯源	(1)
一、自述家世正误.....	(2)
二、李氏世系.....	(6)
三、诸祖考略.....	(8)
四、李淳与王氏.....	(13)
第二章 宦程经历	(18)
一、历官职次释疑.....	(18)
二、迁转与政绩.....	(21)
三、罢官之谜.....	(36)
第三章 闲居生涯	(45)
一、“二十七年”述略.....	(46)
二、“寸心仍恋阙”.....	(53)
三、失子与盼子.....	(55)

四、“放诞”——对心理失重的自我疗治·····	(58)
五、关于“家难”·····	(62)
第四章 著作考评 ·····	(66)
一、总述·····	(66)
二、诗文·····	(69)
三、词曲·····	(77)
四、杂著·····	(102)
第五章 文论咀华 ·····	(109)
一、思想的苦痛与矛盾·····	(109)
二、进步然而芜杂的文艺观念·····	(113)
三、《词谑》的价值·····	(119)
四、论曲综说·····	(126)
第六章 论《宝剑记》 ·····	(133)
一、《宝剑记》的思想内涵与明中晚期社会 政治·····	(135)
二、取材与改编·····	(141)
三、《宝剑记》的艺术成就·····	(144)
四、《宝剑记》在明传奇发展史中的地位与作 用·····	(153)
五、《宝剑记》的声韵·····	(156)

第七章 一桩疑案

——李开先与《金瓶梅》	(170)
一、《金瓶梅》对《宝剑记》的抄引	(171)
二、创作手法近同例说	(186)
三、改编意识与写作思想的共通	(204)
四、李开先当为《金瓶梅》作者	(212)
后记	(214)

第一章

家世溯源

北宋末年的战乱中，一位李姓人由甘肃陇西携家东迁，流亡数千里，终于在山东章丘境内的长城岭觅得一隙土地，悄然落籍……约四百年后的明朝嘉靖间，此流亡者的一个十五世孙以文采风流称名海内，这位李氏后人便是著名戏曲家、文学家李开先。

李开先（1502—1568），字伯华，号中麓，山东章丘人，祖籍陇西。嘉靖八年成进士，官至吏部文选司郎中、太常寺少卿，后罢归。《明史》中仅给他列了一个三十余字的附传，他的故乡章丘乃至中原数省却至今传诵着“奉常公”（即李开先）的名字。作为一代文星，作为“嘉靖八子”的中坚人物，李开先留下了大量的作品，他的《宝剑记》、《断发记》、院本，他的散曲、诗禅、对联，他的诗文杂著，都成为弥足珍视的文学遗产；他的品格、风襟、逸闻趣事，亦吸引着研究者和读者的注意。

毋庸置疑，今天的学术界正在愈益清楚地认识到李开先的价值，人们还把热情投入那未知的或曰生疏的领域，

去研究他那天才的艺术创造，海内外的学者，正以越来越多、越来越有说服力的材料来证明：李开先就是那惊世骇俗的《金瓶梅词话》的作者。

隆庆二年（1568）春，李开先溘然长逝了，身未入土，即遭家难，其遗属倍受凄苦，以至于“门可罗雀，灶或一二日不举火”；历四百年而后的1968年，在“文革”中那股嚣然而起的挖坟掘墓风中，李开先又被析骨扬灰。历史对这位有个性的文人何其有欠公正！然则，人们毕竟无法忘记这位有造诣、有思想的文学家，让我们翻开那尘封的史册，让我们采稽那民间的传闻，去“再发现”一个李开先吧。

一、自述家世正误

李开先在诗文中对其家世时或言及，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使我们对此有了初步的了解。其《闲居集》卷十二《家堂秋祭文》：

吾宗世系，爰自陇西。金兵猾夏，弃家东驰。章城之南，山险而奇。长城峻岭，暂避乱离。乱定再徙，绿原为宜。墓南村北，卜筑于斯。原隰沃美，川谷萦回。载耕载耨，不识不知。间登仕籍，文武兼之。文为州牧，武作军师。富甲郡邑，名满华夷。至于末造，家计中衰。今稍振起，福荫所遗。为农有获，游宦完归。当此肃景，木落霜飞。穷源返本，感念金

凄。……

概述了李氏迁徙章丘以来，所经历的几个时期。李氏原籍甘肃陇西，迫于辽金的接踵入侵，不得已而“弃家东驰”，在章城南六十里的长城岭（即齐长城遗址）“暂避乱离”。乱局稍定，再徙居章城十余里处“原隰沃美”的绿原村，休养生息。越数代，李氏族人中仕宦并出，“文为州牧，武作军师”，家业骤然扩大，成为郡中华族。后又经历了中衰，至开先之世，再稍稍振起。

这段文字在时间上贯穿始终，历述了其家世变迁之大略。然欲一一指实，便觉疑窦甚多，如李氏何时迁章？又何时由长城岭徙居绿原村？何代摆脱穷困，始现兴旺？又何代家计衰败？所有这些，此等骈文短章是无法表述一尽的。

开先为祖父李聪撰写的墓表——《先大父处士墓表》（《闲居集》卷九），记述便较为详明具体：

李氏，原籍陇西人。讳演者，避金兵，携鬻走长城岭，世号“长城李”。乱定，卜居北至绿原村，……遂落籍章丘。五传而生进，以骁勇为元都统。有保障功。支属有为承仕郎沙县尹者，有为江西行省文学者，又有为滨州知州骁骑尉追封章丘县子者。八传而生士秀。士秀生子瞻。子瞻娶王氏，是生大父。大父生吾父，讳淳，举人，歿赠奉直大夫吏部验封司员外郎，两娶俱王氏。……

不独把其迁居章丘后的第一世祖李演和若干显祖的名讳一

一胪列，对于李氏世纪的叙写也颇为详明。由此，我们可计算出李开先的世次为第十三世。这里面有个值得注意的错误，即开先在述说时逸去两代。据《李氏族谱》卷一《世系》，开先应为第十五世。（详后）

关于李氏在陇西的远祖，开先曾记曰：

予祖原自陇西徙居于此，有一总碑，载陇西之世系最详，且多贵显者。嘉靖改元，陈静斋巡抚山东，每一里社立石刻乡约，族有不识字者，磨而用之。予是方幼，不曾读其文，止闻之长老云云，徒以为恨。

——《张氏迁茔记》（《闲居集》卷十一）

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事！据清乾隆《陇西县志》，陇西李氏中多名人胜流，亦非同宗，在开先之时，已无法理清家门之往绪了。陇西为唐代大诗人李白的故乡。我们注意到，开先友人的赠答诗中，常以李白或“山东李白”喻之，如明刘汝楠《咏胡山》：

……山人住近山中麓，夜半披衣常独往。有时狂叫睥天门，金阙银台非想像。山东李白事幽讨，隐处绿鸡今尚好。壁上犹藏伏胜书，堂前偏发郑公草。……

——道光《章丘县志·艺文》

王九思《咏胡山》：

……山下才子谪仙同，几回蹑屐攀穹窿。

——道光《章丘县志·艺文》

此或以开先恃才狂放，论为李太白同调。开先在追忆家世

远源时虽含糊其辞，没有清楚地把自己与李白联系在一起，却对友人们此类赠诗受之欣然。他在诗文中也时或谈到这位同姓同籍的李氏先贤，如《隐居歌》：

杂花墙下纷秋蝶，五柳门前咽暮蝉。

欲访高僧过白社，改称大士号青莲。……

在更多的时候，开先则明确宣称自己为伯阳（即老子李耳）的后人，其《闲居集》卷八《大中大夫太仆寺卿愚谷李公墓志铭》曰：

李氏出自嬴姓，……十一代李耳字伯阳者著《道德经》，子孙蕃衍，有居陇西者，有居赵郡者。余祖自陇徙长城岭，再徙于章丘绿原村。……

开先在陇西的先祖，终是无可考索了。由《闲居集》，我们可知李演为陇西李氏第十九世，我们可看到开先对先祖创业虔敬的爱心。他尝建一楼纪念先祖，并撰《心南楼记》：

……而楼何独以“心南”名？爰自十九世祖三迁而居始定，田庐丘陇，俱在南山之南，所谓歌哭于斯，聚族于斯者也。每登楼，吾心所之，不于他而独于南，因名楼以“心南”，而并为之记云。

登斯楼而南望，祖宗播迁之凄惶，族人力稼之困苦，数百年间之“歌哭”，仿佛尽在眼底，尽在胸臆中。这带给开先多少人生世事的感慨，多少发诸内心的创作热情的冲撞呵！他在罢官赋闲之日，曾广事辑集先世之碑文，汇为一册，曰《勒石考德集》，且作序文曰：

自吾祖至父行，世惟力田，居村落。止择一可读书者，来城市。……吾之为子孙者，农则田粒足供数口，宅毛可备四时，乡风敦朴，化日舒迟，开樽有野客，呼口绝里胥；……华表穹碑，光生草木，睿制温纶，深勒于石。附以志表，编成总集。俱是石刻，名以《勒石考德》，皆皇恩之下庇，而祖德之远流也。惜乎这部很有价值的集子，在明末的动乱中散佚了。

《闲居集》为考证李开先家世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然这些零零碎碎的记述，难保不出现纰漏。欲搞清李开先的家世问题，还要有赖于新资料的发现。1984年在章丘县发现的《李氏族谱》，很大程度地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

二、李氏世系

《李氏族谱》，为李开先家族之宗谱。据序，始修于清康熙十五年丙辰，经乾隆间两次重修，至嘉庆四年己未第一次刻板，光绪元年又重修刊刻，所发现者即光绪刻本。《族谱》全六卷，首列六序，为研究李开先家世提供了重要的参证材料。卷一为《李氏世系》，具列李氏迁章之始至修谱日各代各支的情况。据此，可画出一幅确切的世系图（见第7页图）。

《世系》列开先为“十五世”，与我们据其自述推算的“十三世”之说相歧异，则错误出在《闲居集》。李开先对家世的述说，大多为行文中情之所至，肆笔写下，原非严谨

李氏世系图

(自陇西迁章丘后起算)

